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給舍上

上太宗論封駁故事　柴成務

臣等昨奉敕命差臣等同知給事中事制敕如不便依故事封駁臣等尋檢會到門下省故事并合起請事件

具劄子進呈繳送付中書續准敕命自今後應除職官勲爵不以廢置封贈並下畫敕其刑政損益并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不正宜令魏庠已下候到省詳依令敕施行駁正追改者臣等考求舊典具有明文封謂封還詔書不即行下駁謂駁正臺議然後奏聞蓋王者謹出令重改作之制也今若詔書已行方勒追改稽諸故事頗異前聞而況設官居方是為著位職司其事必有正言苟名實之相違慮典章之斯廢詔敕輕行之失請

以近事明之中閒竊覩敕下西路釐革青白鹽法又覩差使制置江湖諸茶鹽皆聞妨害公私尋並停罷比行追改已紊成規蓋於經度之初而闕討論之理臣等欲乞起今後除職官勲爵不以廢置封贈紙下畫敕外其有上章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望且下中書議其可否候議定令門下省審覆奏請付外施行公當者量與旌酬妄誕者明加懲戒賞罰並舉浮競悛心如此則詔敕無追改之名官曹有陳力之地稍符典故用叶彌綸淳化

四年六月上時同知給事中事

上仁宗乞宣敕並送封駮司審省

余靖

臣聞國家之興必先於綱紀號令所出必正其源流古者以四海之廣萬務至衆專已臨斷慮其闕失故羣司設官以相維制示至公於天下也唐制凡有制敕命令則中書宣行進内畫可以付門下門下審省申覆以付外施行若有不便並令封駮改正今之官誥編書三省

官位各結題年月則皆古之制也國朝淳化中始自樞密院分出銀臺通進二司兼領門下封駮事令兩制已上主判凡制敕有所不便者准故事封駮張詠向敏中咸領此職此時宣敕無不經歷門下近年以來舊制坐廢唯選人黄甲猶准故事其餘宣敕百無一二到彼則是官有封駮之名曾無改正之實臣今欲乞凡有宣敕除處分邊事機宜依舊實封入遞祭祀行事敕仍舊差人送付本官外其餘遷免官資升降差遣及斷遣刑名

改更敕令應是告身宣頭敕牒並令中書樞密院准故事進内發付門下封駮司審省申覆如有授官非稱斷刑失中但未便於事者則令封駮改正如此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詔令所頒克正根本紀律可振無有過舉矣其門下封駮司乞差剛正公平大臣主判庶其舉職無可畏避慶歷四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王安石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故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

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也臣等竊觀陛下自

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已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

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己為恱而其說用以諒直逆己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核大臣改修政事誠欲改修政事則今月八日指揮為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别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之寵禄典領朝廷職事

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嘉祐六年六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英宗乞知制誥詳擇人材　張方平

臣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名入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充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凶醜或以革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

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詞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葢唯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修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修廉耻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詞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陛下以隆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英宗論呂誨等勅不由封駮司

韓維

臣昨日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言事被黜至今不見敕至封駮司訪聞乃是中書直封送本家臣竊以封駮司給事中之任也凡制敕必由此而下有所不便得以封還論奏古今之通制也今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遂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臣伏思王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以防檢繆失共成治道而朝

廷自壞其法不知為此將以何利也伏望聖慈指揮中書追誨等敕命令由本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陛下之官法

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

上英宗論呂誨等勑不由封駮司

韓　維

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駮司直送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古者並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共成治體

遠防禍敗雖王者不得而私也況大臣乎淳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點檢看讀發放敕命其實封敕文並仰中書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讀點檢了却實封發放祖宗所以審重號令防檢繆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騁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之慮獨何謂也方今官失其法人怠其職百事隳廢日就衰靡臣愚竊謂宜有以力振頽敝而陛下君臣方共為此事臣竊為國家憂之伏望聖慈以臣此奏并前所上

章早付中書施行臣懦不能為陛下守官伏待譴黜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英宗論呂誨等敕不由封駁司

韓維

臣近以降黜呂誨等敕命不由銀臺司累具論奏今又聞罷傅堯俞等敕亦是直送本家臣竊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所得私而有臣下所不敢輒廢也故法有不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即去

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纔畢亮陰即降詔戒厲臣下曰内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又訓以易慮孳孳各修厥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羣司有所進益而公卿大臣乃自壞法度違戾詔文臣雖區區為陛下愛惜此事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内禁門之中尚且如此此而欲以風勸天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其言而去矣不

得其職者尚且胡顔苟處乎況臣兩還詔旨今又不能仰遵聖訓為官守法罪戾仍重豈可久玷侍從尚竊封駁之名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所有銀臺司等職事臣更不敢僉書見居家待罪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神宗論司馬光告勑不由封駁司

呂公著

臣近為降下司馬光等告敕到封駁司尋以為不便遂具封駁聞奏竊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門臣伏以祖

宗置封駮之職蓋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盡當故使有司得各竭其意以補闕遺臣既繆當官守苟有愚見誠不敢自默以失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論列今來朝廷既以臣言不當自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駮之司不復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伏望聖慈正臣封駮不當之罪特加顯黜以振綱紀治平四年九月上

上神宗論差提舉常平官勑不由封駮司

李常

臣伏聞近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臣僚敕旨不由封駮司中書以為係是舉差臣竊以為過矣國朝因唐故事置門下封駮司自是非機密宣敕皆使詳讀然後頒下其或失當得以釐正所以謹出制命之意亦已至矣故祖宗以來多選方正望重之臣典領是職緣於朝廷所補非輕其為責任甚重今遣使四出得興置利害舉

察州縣使事之重與監司略等而不付之有司參考能否墮廢綱條理實未順兼封駮之任雖人主親所選任皆得以其職言今日舉差臣所未諭臣恐朝廷典則寖得緣事廢紊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並依舊制庶命令所加務於詳審有司職業貴以修舉熙寧三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論除呂公著文字不經書讀

范純仁

臣伏以近除門下侍郎呂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

吏部亦將不經門下省文字直行處别有被受按門下省繳覆中書省録黄樞密院録白有與侍郎妨礙或係親戚並貼黄奏知欲今後侍郎兩員皆合避親或妨礙及獨員除依舊奏知外許令給事中繫書繳覆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給事中詔令别出畫黄送門下省仍令後急速不係利害文字不過門下省並關門下省照會施行

上哲宗繳駁安燾除知樞密院　王巖叟

臣伏以左司諫之職屬門下省近蒙本省批狀差兼權給事中給事中職當論駁臣雖暫權義難茍且今日伏

覲畫黄除安燾知樞密院公議不允臣不敢放過門下緣過門之後即是施行既已施行益難追改據燾不才無補陛下而玷處廟堂尸厚禄考之物論謂當置之散地别進賢才今乃超遷總領機務位愈高而德愈不類任益大而才益不宜必恐多致人言上煩聖聽臣所以輒先封還乞陛下更加裁處或陛下必憐其人未欲遽行罷免則願且勿陞其位但令與范純仁並為同知院可也臣亦再三為陛下思之唯如此頗為易處伏望

聖慈恕臣疎虞僭易之罪察臣區區愛國之心特垂採納

貼黄臣蒙陛下任之言責唯願陛下無一毫差錯臣始心安若聞一人有議朝廷除用未當則如臣之身自有過失所以不避煩瀆一一進言幸陛下省納使臣得盡其愚以圖補報纖之闕茸不才終不是當大任之人候陛下別得賢才即宜罷免以協公言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以右司諫權給事中

上哲宗論安燾勑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王巖叟

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知樞密院敕命久之不下意謂聖慈已賜開納今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聞命皇恐不知所容陛下必以臣為違拒睿旨遂一面施行臣仰惟國家置官司正要上下相關防相審察唯恐有失誤所以重審之至況給事中喉舌之任若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臣違君

之命至於再三雖陛下優容未加誅戮臣自知罪不容矣然臣少而讀書本學事君之道今不敢不以所學事吾君也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守官之志可奪則陛下今日雖喜臣從命後日將不復信臣矣愛君之心不忘則陛下今日雖未亮臣後日將復念臣矣陛下聰明照微豈不察臣之所以區區效愚忠而不已者為陛下耶臣自為耶每與大臣結怨仇而不避者為國計耶為身耶陛下

欲人阿意順旨則易欲人抗言執議則難臣不為易而為其難亦何心哉但恐因臣不能為陛下守職事而獲沮抑則人人務為其易非朝廷之福也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國家之大柄而人主不可以不謹也陛下一日逐章子厚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然安燾之進則未見其當此臣之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陛下曰必行之臣曰必不可行則是以臣抗君也宜乎死有

餘責然臣言之不已為之不疑者以臣職當然也守職而不敢曠乃所以奉陛下也

貼黄臣豈不知即時奉行上則可以順陛下之意下則可以悦大臣之心順陛下之意是臣之志也然國體之所深繫悦大臣之心非臣之志也況公議之所不與臣但知以守官盡臣職不敢將職事作人情若少為俯仰便失忠義欺明主誤朝廷是臣負天下國家為罪大矣此臣所以冒犯天威再

三論列與陛下開納也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上哲宗論安燾勑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劉摯

臣等伏聞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不當遂蒙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臣等竊見安燾差除未論當否然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省審而後行所以謹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駮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令

書讀則是命大臣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政事之舉皆合至公獨此一事設施乖戾恐於盛德所損不細臣等深為陛下惜之伏望速降指揮追還告命及詳覽臣寮前後論列安燾章疏别賜指揮以全朝廷典法

貼黄制敕不由門下及省審書讀不備則不成命令其經歷之司必不敢過被受之人必不敢當元祐元年閏二月同孫升等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安燾勅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蘇轍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

竊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駮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己為法檢會前奏且令燾依舊

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經歷付受官吏之罪　劉摯

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及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來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為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為是而給事中

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
陛下當嘉納而改為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
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為是耶為非耶而
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為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
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為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録
黄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於吏部之告身
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
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録黄初

下既見批吉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以累聖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禄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况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

墨敕濫官横賞乃前古之所以召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户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命令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為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有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壽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各有前項罪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行

貼黄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歴門下乃是陛下

先以私自處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不敢受也貼黄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銷壓權僭今差除告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中所守而又欲隳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

而已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哲宗再辭書讀乞差官權給事中

王巖叟

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勑黄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况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令復如是非子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又假封駮之任不敢俯仰姑息而為陛下守官不敢顧避從諛而為陛下持法今燾差除未安

已累恩德命令斜出尤損紀綱此事至重實繫國體臣所以夙夜思慮殆廢寢食屢進愚忠冀回天意陛下初以燾次補而進之終以燾自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之禮也臣以燾為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旌別感激自勵是所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殿對蒙被天奬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賜主張在臣之分何以為報須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乃可以副睿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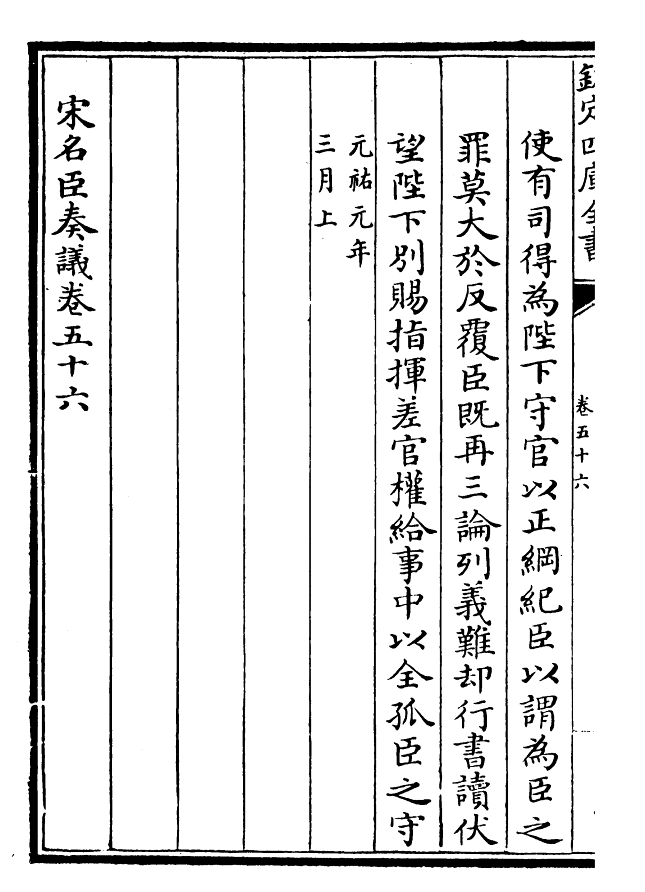
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貼黄臣竊恐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事中之任本為封駁凡所封駁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蓋以封駁為重而不以已行為重也自唐室以來命令既出由給事中封駁之故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願優容開納

使有司得為陛下守官以正綱紀臣以謂為臣之罪莫大於反覆臣既再三論列義難却行書讀伏望陛下别賜指揮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元祐元年三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給舍下

上哲宗再論安燾除命

王巖叟

臣累言安燾之進不能恊公議不能重朝廷不能服四夷又告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正法度無以持紀綱無

以敎羣臣所繫甚大至今未蒙省納施行多士之論皆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不愜天下之心今乃因不才無狀之人致累吾君全美之徳非獨臣惜之天下愛君之人誰不惜之臣恐有獻言者誤陛下但謂已行之命不可回不復陳義理當如何此非忠於陛下之言也非明於王體之論也自古及今唯苦口逆耳諫止君父使無過舉為天下後世所議乃忠臣也乃明於王體者也臣竊以明主惟義是從不

以回已行之命為難請引仁宗朝一事以告陛下慶歴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為樞密使四月八日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當時名儒石介作為聖德頌以詠仁宗之美天下流傳至今稱為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為難而以聽諫為重天下幸甚臣志在愛君忘其再三之瀆惟陛下察臣之志臣死無恨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哲宗再論安燾除命　朱光庭

臣竊以自古人君致功德巍巍與天地並者積衆善之效也夫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繁以一耳目兼聽周視欲事事中理其要道莫過於取善而已大凡好勝自古之公患苟不以事之善否而皆欲莫予違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夫舍已從人唐堯之盛德也與人為善虞舜之盛德也以數聖人之盛德猶聞取人之善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盛德日新百度修舉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與堯舜禹湯之盛德無以異前日權給事中王巖叟封

駮安燾知樞密院不當陛下直令下吏部施行更不令給事中書讀臣竊以謂非取善之道也燾之不才無公望陛下又素知之今日聖政如此退大姦進大忠天下翕然咸稱有古聖帝明王之風在燾之躐等超陛一事何憚而不改耶且居陛下耳目之任者不敢不盡言葢思所以稱陛下付委之意若俾燾却居舊職任用不為不重告命必須書讀紀綱方始不紊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盛德取善為事則臣之職可以無媿伏望聖慈留

神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掐宗乞議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劉摯等

臣等伏以御史臺肅正紀綱糾劾不法自朝廷至於州縣由宰相及於百官不守典法皆合彈奏今按中書省録黄除安燾知樞密院事付門下省審給事中封駮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省審並不執奏付尚書省吏部出告吏部具給事中不書讀事理申本省尚書

省亦不執奏遂以不書讀告命降出所有門下省尚書省僕射侍郎左右丞及付受告命吏部等不守典法有損聖政乞付有司論罪以正朝廷紀綱謹具彈劾以聞

元祐元年三月同呂陶孫升上

上指宗乞議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係第二狀　劉摯等

臣等累次論奏安燾知樞密院不當其録黄不令給事中書讀及經歷受付官司並不覆奏乞寢罷追改正其

罪今已數日未賜俞允臣等以謂朝廷高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虛授若以恩禮假借則不恊公議今安燾才望素輕備位樞府已為忝幸一日驟有遷進躐過衆人士論紛然謂朝廷除拜樞府之長殊不遴選非所以鎮社稷服四夷也命令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紀綱紊亂此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建明執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廢法中外徇私何以訓治四方維持萬世所繫甚大極

可駭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德以修正法度為急忽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燾差除之過分蓋惜國家法度之廢失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并今來奏陳寢罷安燾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并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録黄指揮仍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指宗乞議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係第三狀　劉摯等

臣等近以安燾除命未當及因給事中封駁遂不令書讀行下累具論列并彈劾門下尚書省經歷官司至今未蒙追改施行臣等待罪風憲見朝廷綱紀隳弛命令乖失茍不竭盡死力以救補之則陛下何用置言路臣等何顔在官次自陛下臨御以來以至公為心直道為政故凡見於施為者皆足以大服天下之心今忽然行此一事驚駭物聽與從來政事大異甚非所望於陛下者且安燾德薄望輕不自卓立朋附章惇依阿其間今

度越衆人無故進位已失公議而又制敕不循典故蹈
襲斜封以避官司封駮不意聖明為此過舉此必有姦
邪之論以誤陛下殊不知中書之宣奉行門下之省審
讀乃歷代典章一有不備則不成書命燾等亦安敢受
之哉夫聖人善於取人不能無過故六經不美堯之任
巳而美其舍巳不稱湯之無過而稱其改過今陛下追
正事無甚難也於閤門取燾告身罷燾新命且令依舊
同知外范純仁自從別制宣下其門下侍郎尚書僕丞

及吏部等經歷奉行官屬皆不能建明執奏註誤聖朝各付有司明正其罪使中外釋然知朝廷尊嚴典憲振肅以銷壓僥倖之望杜絕私邪之謀而成就陛下聽納之盛德在陛下順指一言而已何遲遲而不為邪臣等不勝聽命待罪激切之至

貼黃陛下開獎言路多見聽納何獨於此一事不蒙開允緣朝廷正宜謹守綱紀審重命令今此差誤誠非小失臣等所以不避煩瀆期於得請則已

伏望檢會前後累狀付外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哲宗乞議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失名

臣伏見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大於法非便臣與摯等已嘗論奏拳拳之誠諒煩聖覽臣今為陛下反覆思慮此事實繫國體有不可者四須至再具奏陳冒涜天聽夫給事中之職主讀制敕許駮正奏覆陛下不使之讀是廢其職也朝廷設官任人而自廢其職無以訓

四方示萬世今門下省録黄於給事中字不書臣甚之
名而書曰奉聖旨不送給事中書讀尚書省遂受而付
於吏部吏部出告亦如此書臣不知合何法式成何制
命此一不可也小人之情巧偽險詐善窺朝廷之釁隙
欲遂其志雖防閑禁約謹嚴周密而猶有撓亂法度以
僥倖者陛下儻謂此事已行難於更改不恤人言而遂
行之他日或有權臣女謁干請希求非分之事攀援此
例乞不付門下省施行臣恐陛下無以却其説蓋已開

之於前則難塞之於後此二不可也夫三省大臣皆與國家維持綱紀而同其休戚者今朝廷出令未合於法度而門下侍郎不駁正尚書僕丞亦不論奏唯默奉行以付有司若萬一更有失事處置之間或不中於機會則誰為陛下救其失誤此三不可也自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臺諫所奏盡蒙聽納萬分有一可裨治道今以安燾之故獨不允從深恐言事之臣上畏天威自今以去不敢極論得失陛下聰明亦或因而壅蔽此四不

可也夫舉一事而有四不可在陛下處之甚難以臣思之甚易何則改過不吝明王之盛德恥過作非古人之深戒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且萬幾之繁親總獨斷不容無失能知其失而正之則為得矣其於聖政殊不為累今臺諫論列未已士大夫之議紛紛二人者必不敢受命陛下若令閤門繳納安燾范純仁告身續降指揮述其辭免之意除二人皆為同知院

事由門下省施行則臺諫更不條奏士大夫之議帖然
二人者不敢不拜上全國體下允公論此所謂甚易而
不難處也况反汗之嫌小而廢法之失大願陛下權其
輕重而行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議經歴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孫升

臣竊以人主持利勢以兼制天下役使羣衆者有法制
而已朝廷以一言而寵辱臣屬風動四方者布命令而

已故法度紀綱上下維持不可有毫釐過失法制失則人主之勢去命令過則朝廷之言輕自古天下國家之所以亂亡未有不由此也近日朝廷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封駁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並不執奏直送吏部施行吏部具事理申尚書省僕射左右丞並不執奏遂以不全告命降出且陛下私一非才除知樞密院事臣且置而未論豈有朝廷維持紀綱執守法度大臣乃依違苟且不為陛下守法使朝廷出不

全告命宣示於外棄絶公道虧損聖德廢壞典法不足以傳示後世龜玉之毀過當在誰居朝廷紀綱之任不能糾劾大臣尚何面目出入陛下禁庭稱爲御史伏望聖慈先正門下侍郎尚書省僕射丞不守法之罪或安燾有登用以來建明啓沃之謀猷廟堂帷幄之功業臣所不知者宣示臺諫布告在廷付門下省書讀省審而後行使陛下法制不失命令獲全然後坐臣妄言逆旨重行黜削庶臺諫風節稍復嘉祐治平之時則臣雖被

斥逐棄委溝壑死無所恨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議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孫覺等

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為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為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勢相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

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駮正然後由尚書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或闕其一則於制敕不為全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呂公著為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辨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

行乃是封駮一職遂為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漸於此臣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與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為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不廢也况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

降指揮施行陛下遷進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令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繫國體若陛下不賜改正臣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已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為右諫議

上指宗論安燾除命大臣宜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　　孫升

臣竊以威福利勢人主既當獨執則法度紀綱上下所以相維自古法度廢紀綱壞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主所以能擅四海之威福持天下之利勢者以

有法度紀綱爾夫修法度正紀綱坐朝堂持公道决是非進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者執政大臣之事也日月之有食聖賢之有過君不以無過為德而以改過為善是以先民詢及芻蕘而庶人得以議者聖人之善取諸人稽於衆而不自用也以天下之重器宗社之大業所以維持豈一人之力哉法度紀綱之所在雖人君且不敢有所私故詔令未出則論思之臣得以議之書讀之臣得以駮之詔令既行則諫諍之官得以爭

之御史之官得以言之上下維持不可一日廢此朝廷所以分職任官之意也茍非其人不可使當其任既使居其任則不可廢其言廟堂之上以公忠自任平一為心是非判然邪正不亂黜陟惟允進退無媿期於上下無言則可矣不可必欲使之不言也若夫是非之不分邪正之不明而論思封駮之臣不獲伸其議諫諍彈劾之官不得盡其言不恤天下之公議以快意於一時若是則非所以明法度正紀綱上下相維為天下萬世治

安之計也伏願陛下深思自古治亂興亡之戒而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宣諭執政大臣則天下幸甚元祐三年三月

上

上哲宗論告命不經門下辭同知樞密院

范純仁

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差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者愚賤之臣屢煩天聽再蒙遣使恩典過優固當勉勵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危懇須合力陳竊聞臣今

來告命不曾經門下審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絶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為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有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睿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寮須宣號令多因公卿密啓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

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係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惧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直使為耳目之官豈有人不用耳目而可以視聽於天下也況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儆臣必不敢居久鬱衆情恐失羣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

開通廣帝堯舍己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徼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為國不為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貼黄臣未曾得見告身只是傳聞廹於自陳不暇更候審實伏望聖慈憐察

元祐元年三月上門下侍郎吕公著言安燾范純仁除命雖已依中書發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為門下省失官若言者論奏不已則恐轉難處置聞燾方固辭不敢受或因其請特賜俞允則朝廷命令不乖失其於待燾亦為得體尋有中札問公著

不置知院官而兩員並為同知院有故事乎公著既以故事對且言近例同知院有位左右丞上者時燾亦自言近蒙除知樞密院事非才躐等不敢輒當至於舊職亦難安處望収還成命俾領近州尋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范純仁告未經給事中書讀見在閤門可勾収別出録黄告身遍經門下省官施行

上哲宗論顧臨不當補外　梁燾

臣伏聞誥命除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清議頗為朝廷惜之臨昨任河東轉運使未久陛下名入為給事中是知臨之用宜在朝廷顧臨論思獻納號為稱

職未久復出為轉運使士論以此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侍從之官親近主上其進退繫朝廷輕重不宜輙有改易今以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宜自有人以給事中求其内者如臨恐不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得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助陛下求治之意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給事中張問　　孫升

臣聞爵禄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

爵禄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茍爵禄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為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為先非偷合茍容養交安禄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

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
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
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
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
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
進直言辜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
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垍可謂不負大臣之
責矣今顧臨張問為給事中顧臨慨然論議封駁聳動

中外既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畫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謬無耻苟容尸禄為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大臣姑徇人情恱其阿意既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禄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垍乎伏望聖慈詳察

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别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元祐二年五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中書舍人不當書門下録黄

曽肇

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於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

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咽喉遠取諸物則為門戸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封駁中書録黄三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愚竊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寖漸不已遂成大敝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

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法陛下留意毋忽元祐三年八月中批鄧洵武為史官給事中葉濤龔原封駮乃命中書舍人徐勣書門下録黄行出肇上此奏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論行令不由門下　龔原

臣伏覩先帝建官設屬本以維持政事門下職在省審苟政令施行不便及黜陟不當無大小皆得以論駮今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况喪制乃朝廷大政事豈可使不預聞非先帝設官之本意廢法失職由臣之愚上

貽聖朝之失下取萬世之譏臣之罪也古者當官不得其職則去而臣罪若此願重黜臣以戒貪位元符三年九月三省引開寶故事請上周朞服吉既得請處原必封還乃徑行下原上此疏時為給事中詳見典制門

上徽宗論龔原罷給事中　曾肇

臣伏聞給事中龔原以妄議政事罷職降官差知南康軍臣初聞之意謂原資性山野不善為辭犯天威自取黜逐陛下寛仁大度容直言初雖震怒終必矜赦傾聽數日未聞別有指揮臣愚竊有所懐不敢隱默茍止惟

陛下留神聽察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深懲前日羣臣
阿諛壅塞之弊収録廢錮召還朝廷又命近臣選舉臺
諫官以補闕員仍下詔書許人直言時政闕失中外歡
呼以謂堯舜之治指日可待故四方之士聞風踊躍爭
獻所聞以裨聖政況於朝廷之上有官守言責之臣孰
不激勵自奮欲以仰副陛下虛已納善之誠哉是以朞
月之間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其有官守言責之臣
則遇事輙發無所顧避比之前日論事之人其多何啻

百倍非皆好默於前而好辯於後其所以誘之者然也古人所謂主聖臣直豈非信哉矧如原者素以學行知名頗識事君之義昨蒙陛下取於踈遠之中驟置侍從之列其設心以謂非傾竭忠誠有犯無隱不足以當陛下拔擢委任之意是以自入東省數有論列雖未必皆當聖意然比之前日偷安苟容以保禄位者則有間矣以陛下之明聖豈不察其用心以陛下之寛仁豈不容其冐瀆遽然出逐實駭衆聽况當獨斷之初而近臣以

言得罪臣恐在位之人自此以言為戒謇諤之風寖微阿諛之俗滋長小人覬望復萌僥倖之心所繫甚重不可忽也臣受陛下厚恩而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輙以上聞每蒙優容未賜誅斥今兹所論非獨為一龔原實以上繫國體伏望陛下少霽雷霆之威俯納芻蕘之議萬一可採乞出自中批寛赦原罪或令降官供職以責後效或别移在京差遣使之自圖去就庶免朝廷有因近臣論事遽行黜逐之名不勝幸甚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論先書空黄　張叔夜

臣竊惟神宗肇造三省以釐庶務有彞有倫各共乃事凡命令之出中書省宣奉行門下省省審讀然後付尚書省頒行而樞密院被旨亦必録送門下省蓋必欲致詳俾相闗預重謹如此今則急速文字無有經徧三省者矣而諸房復以空頭録黄用白帖子貼出事目謂之空黄先次書讀揆之職守自應不書然未有法禁茍或先書空黄則本省審讀殆成虛設欲望聖慈嚴立禁約

所貴命令加謹政和八年四月上時為給事中詔先書空黄殆非法意可依所奏立法施行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朱堦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六部

上哲宗論户部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隷司農寺外其餘皆

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遴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久於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

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納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為出又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究其間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矣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

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而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制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隷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申户部六曹及寺監欲

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户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户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户部若謂户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户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隷户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可理矣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六曹長官專達　司馬光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

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啟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見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

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専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告黄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

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决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見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决於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决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

奏聞或乞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絶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元祐元年七月光為此奏未上光既薨其子康始録進之

上哲宗乞令户部太府檢察内藏諸庫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矣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貨財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賔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于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

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
緦緦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
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
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隷太
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
不足若干為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
得以會計文籍舛繆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
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𦶟牖以

為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漫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竊聞昨來内藏斥賣遠年縑帛每疋止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内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餘斥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為多斂之計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為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弊則帑藏

有盈衍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元祐元年十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論户部三弊　蘇轍

臣以愚拙待罪户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所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

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

口腹而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輙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户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

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而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

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其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脱動以千計渾脱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户

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知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此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

頗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東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户部使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視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凡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户部而工部巧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故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

貼黃三司帳設舊職今分隷膳部光禄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隷户部元祐四年十一月上時為户部侍郎

上哲宗乞責吏部薦拔才能　彭汝礪等

臣等以謂治天下之道在得人欲得人在知所以養之吏部總在選百官之籍審功罪資歷凡升黜之事以詔朝廷予奪自唐以來為任至重於今非古矣廢興進退條目具備凡所注擬吏挾法以前曰某人於法如此在

所取某人於法如彼在所後長貳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雖知其人為賢否錙銖不能移輕重夫知人亦難矣今可以知之者莫若吏部觀其事而知名實聽其言而知好惡見其容而知厚薄察所舉而知所與斯亦過半矣臣以謂人才空乏今日為甚謂當稍責吏部薦拔材能上于朝廷察之或賜以對或試之事籍之以待任使焉凡薦惟其人非其人而薦之為朋下以人君為可欺為罔上朋下罔上必誅無赦如此則士皆知自愛以待

上之考察任其事者皆思為朝廷得人不敢為苟簡計此豈小補之哉然其要則在擇長貳而已若夫明好惡以示之隆學校以養之選師儒以敎之此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紹聖元年五月上 時為吏部侍郎

上哲宗論內藏庫不隸户部太府寺

蔡蹈

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索户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錢物不少依舊更不統轄者臣竊見國家分職設局

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鉤考以檢吏姦臣契勘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内有内庫拘催交納逐季點筭内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抄上勾銷内庫納訖名件之類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稱内藏庫隸右藏案即是舊隸太府非無文據臣嘗聞真宗皇帝謂王旦曰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户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見在物數其餘

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睿㫖令內藏庫復隸户部太府寺所貴百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體紹聖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寺監

上神宗論軍器監事不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　曾孝寛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

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荀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唯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

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茍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齎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

於陛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
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
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
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脅謂其智慮乃
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倒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
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託
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
特於朝廷之體為輕而又非所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

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改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熙寧七年正月孝寛同呂惠卿判軍器監上此奏詔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施行

上神宗乞御前製造悉付所司　蔡承禧

臣訪聞自昔軍器唯涖三司冑案一局近歳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唯涖修造案而近歳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為二局之所縻然以已

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浸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及衆工之所經營所涖不領於外廷而所糜實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道德於上決邪正於下釐大工熈庶績乃其地也以今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為何小兼小臣動以御前為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葢由小臣獻議因令涖之日趣工程不計勞

弊臣伏乞摉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料皆有常限財不耗糜人寡勞怨熙寧八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寺監之職有當省者　劉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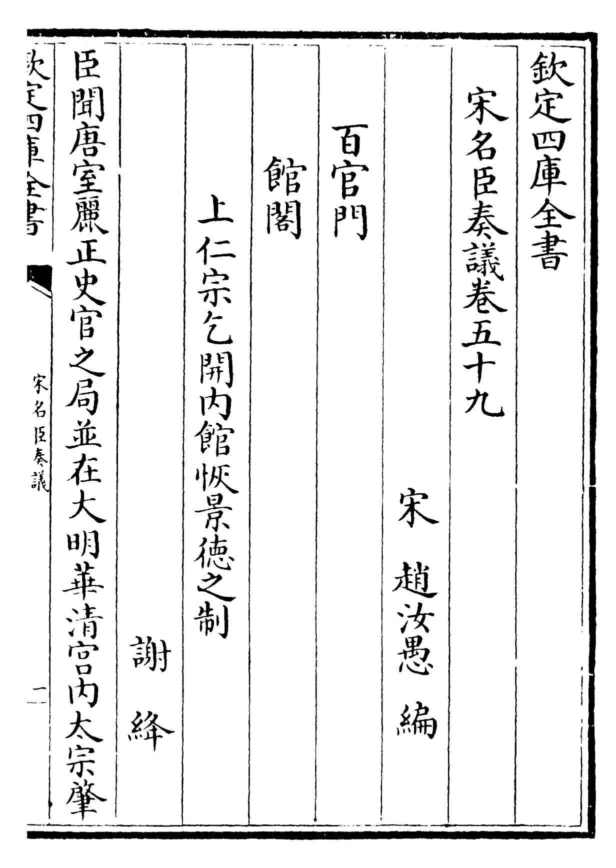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䟽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分總於三省散隷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

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論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鴻臚光禄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仍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

罷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唯虛煩文字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守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禄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

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禮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元祐三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館閣

上仁宗乞開內館恢景德之制

謝絳

臣聞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

造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贊刻石
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廷天下英俊之士乃益以
内帑西庫二聖因數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内有不時
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
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燔之後簡編略盡訪求典籍是
正疑文而筆工坌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别創外館以從
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闤叢接太官衛尉供擬
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未嘗迂翠蓋

降王趾寥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天聖八年上時為直集賢院

上英宗進館閣取士劄子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

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筞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

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以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之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唯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

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劄欲望聖慈因燕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採乞賜常留聖意

劄子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館閣者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

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採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

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祇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改更之初矯失而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幷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得人之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祇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三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等者亦須兩任回

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者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閣有闕則於簿内點名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别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别置此

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陞為校勘（未是正館職）為校勘四年然後陞為校理（始是正館職）為校理又一年方罷授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祇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唯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闕而補

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擬進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落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求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治平三年十一月上時為參知政事詔宰執舉文行士可充館職者各五人

上神宗乞增館閣之選　呂公著

臣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周之興至於兎罝之人有可以當腹心干城之任者今三館祕閣之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以來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臣在皇祐至和中備員館閣當時同輩後亦往往至通顯比來雖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或以勞進者又皆外補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乏使令以至近者遣

使高麗頗煩聖擇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竊以謂天下未嘗乏才也求之而後至用之而後知耳臣愚願陛下考合庶言斷自聖見更得雋偉之士踈通之才稍增館閣之選平日足以優游飭厲緩急惟所用之以重朝廷不勝幸甚

元豐元年七月上時為端明殿學士知審官西院

上哲宗乞依治平故事詔執政舉館職

王巖叟

臣伏以國家之所急在人材而人材之難不可以倉卒而得必及其間暇廣聰明以求之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顛沛之患矣求而得之宜優異寵榮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濡其德美而養其望使人人有以見於天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寵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覩祖宗所以盛儒館之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此道也故巨公名卿莫不由此途出今祕書之官限員太狹不足盡天下英豪之選充國家緩急之求臣竊

惜之伏望聖慈依治平故事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五人既以收羣材之美且以觀大臣之能方陛下親聖政以光明先業之時臣以謂求材養賢最先務也惟陛下留神采納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詔執政舉館職係第二狀　王巖叟

臣聞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故歷古以來明主莫不以求賢為急忠臣莫不以薦士為先臣雖甚愚輙慕此義伏讀先帝御集治平四

年十一月十二日戒敕二府薦士手詔所以警厲大臣求賢責實之意曲盡事情亦非創有指揮乃本祖宗故事後因王安石專權任己不欲薦舉出於他人故此舊章廢而不用至今公論以為歎息陛下修復典常追祖宗之美有利國家無所不講獨此先務尚爾缺然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依先帝詔書令二府准例各舉所知者三人庶廣陛下汲汲求賢之意少盡臣子區區事君之願

元祐元年四月上曰曰遂降詔曰朕惟古之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詩曰既見君子樂

且有儀今夫蘭臺延閣皆圖書祕記之所藏而校讎論譔位序多闕求惟祖宗樂育賢俊嘗詔二府薦士置之祕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執政大臣吾之所甚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亟以名聞朕將

考觀其材器而甄升之

上哲宗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劉安世

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

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歛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加貼職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詳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元祐三年七月為右正言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上哲宗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係第二狀

劉安世

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輙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搢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

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吏張縡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元祐三年七月上

上哲宗乞詔大臣首薦名士　孫升

臣聞太平之基必在得賢大臣之功莫如薦士天下未嘗無材搢紳之士如林而朝廷每以人材乏用為患大臣有志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為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

當以養士為急古人謂士不素養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祖宗置三館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禄賜異其資任試以内外要劇之務觀其進退去就之節待其罷業之成以為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之本也世固有知道不苟之士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難若僕僕然自鬻於權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祖宗登用大臣必俾之薦一二名士朝廷内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而下及後世推

此可考其人知識之淺深富弼韓琦功在社稷名光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為天下戮者蔽賢之罪也葢不以天下為心專為持禄固位之計自待不厚則以薦士為嫌恭惟陛下臨御之初首詔大臣各薦異材以試館閣可謂急所先務矣此舉寂寥今復已久為國者徒知人材乏用為患不以薦賢養士為急願陛下明詔大臣各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今日之所舉可考平日之所存則濟濟多士不獨見於周也元祐四年

上時為殿中御史

上哲宗論差道士校黄本道書　范祖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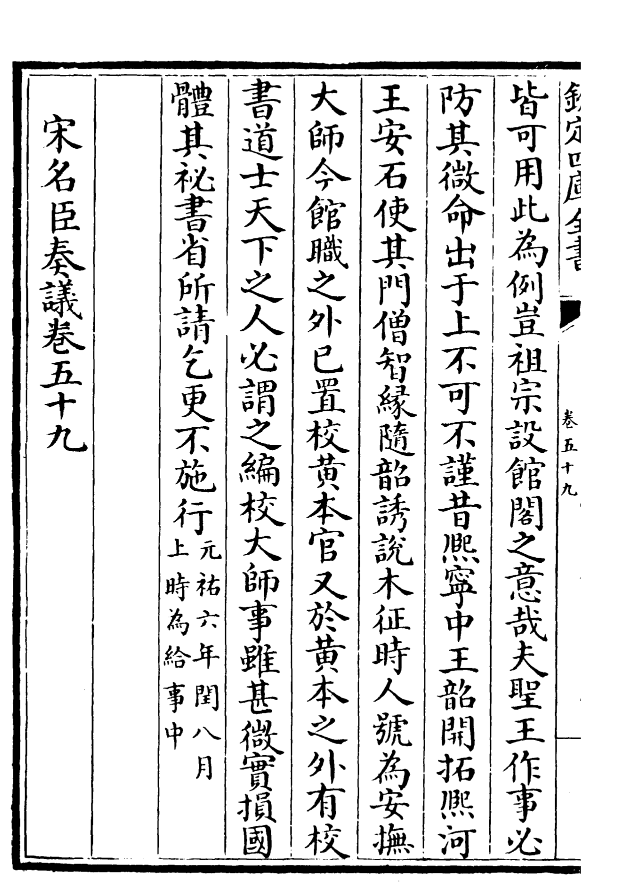
准中書省録黄祕書監王欽臣等乞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每月支錢伍貫文三省同奉聖旨令祕書省具道書目録付陳景元據目録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餘依所申者

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祕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

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蠧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編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武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

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祕府不能備非如後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敎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損朝廷之體羞當世

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它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伎術其餘各委本色



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謹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黄本官又於黄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甚微實損國體其祕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元祐六年閏八月上時為給事中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九